

烟台故事

耿家庄闺女——不嫁姓周的

刘甲凡

在牟平区龙泉镇“二十四个小枣园”那一带村子,当双方商讨某件事期间,如果其中一方断然拒绝了另一方的要求时,常会说“耿家庄的闺女——不嫁姓周的”这么一句话。对方闻听此言,便知道这件事已无挽回的余地。说起这句话的由来,那是源于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段民间传说。

自古以来,昆嵛山就有“仙山之祖”“东方之冠”之称。据说,我国古代的仙女麻姑,就是在昆嵛山泰礴顶修仙飞升的。秦始皇曾东游昆嵛仙山,采长生不老仙药,所修辇道至今犹存。烟霞洞七真人神通广大,九龙池景色秀丽,神灵非凡……

对于上述美丽传说,康熙皇帝早有所闻,待天下大定后,遂决定东游仙地,一探究竟。为防不测,他选好侍卫,装扮成行商模样,坐骑白龙驹,晓行夜宿,不消多少时日,便来到聚仙乡(今龙泉镇)虎山一带。这天,康熙与侍卫正在观赏山色美景,突然发现前方卧着一只昂睛白额的猛虎,众人吃了一惊,打愣的功夫,猛虎却倏忽不见了。待近前定睛细看,但见一彪形大汉仰卧在石棚上酣睡,鼾声如雷。康熙正待叫醒大汉问话,突然间,他的坐骑像遇到猛兽攻击似的,长嘶一声,便撒开四蹄狂奔起来。

这一声马嘶把酣睡的大汉也惊醒了,他一看马上的老人身处险境,便忽地一下跳起身就追过去。只见他健步如飞,眨眼的工夫便追上了白龙驹,顺势一个前冲,伸出胳膊把马脖子用力一挟,白龙驹顿时前蹄欲起不能,只得原地兜了几个圈子,乖乖地安静下来。

那大汉把康熙皇帝从马上扶了下来,见他汗流满面、惊魂未定的样子,便手指柳荫下的瓜棚说:“老哥哥,到我的瓜棚里吃个瓜解解渴吧。”此时的康熙皇帝早已是口干舌燥,便随同大汉一起走了过去。瓜棚周边的甜瓜、西瓜满地都是,大汉挑选了几个最大、最甜的瓜招待他们,直把他们一个个吃得是大肚溜圆,不迭声地赞叹。

原来,这大汉姓周,名振国,是周家疃(现属北岬村)在此地立村后的第三代村民。周振国虽然家境贫寒,但却生得膀阔腰圆、力大无穷,且性情耿直豪爽。康熙见他落落大方,又显露出“虎星”异象,认定其将来必是可用之才,当即与他撮土为香、结拜为异姓兄弟。临别之际,康熙对周振国说:“我家住北京,小弟以后有事可前去找我。”

周振国与康熙道别后,整天为了生计忙忙碌碌,很快便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然而,康熙的心里却始终忘不掉这个结拜好兄弟,回京城不久便

下诏书召他进京。

周振国进京城后才知道,当初瓜棚里吃瓜之人实乃当今皇上。康熙皇帝对他说:“你我既是兄弟,本应常来京城叙谈。可念你没有官职,入京多有不便,就封你个官吧,可不知好兄弟想做个什么官?”闻听此言,周振国心中犯了嘀咕,自己本是一介农夫,斗大的字认不了两筐,如何能担当大任。思来想去,决定选个最小的官,于是便怯怯地说:“我要个一品官就行了。”康熙听后,先是一愣,然后笑了,他知道周振国目不识丁,不懂得官衔一品为最高,便半开玩笑地说:“若封你为一品官,那岂不委屈了你?朕今钦赐你四品职衔朝议大夫之职,管理皇木商事;外赐毛驴一头,以便往来骑用。”就这样,周振国摇身一变,从乡野老白丁变身四品朝廷官员。

周振国受皇封之后,逐渐变得洋洋自得,在亲戚邻居面前也表现得趾高气昂、不可一世。有一天,他骑驴到耿家庄(现属东店子村)赶庙会,这是他姥娘家住的村子。按照祖辈留下的规矩,外甥到了姥娘村口,本应离骑下鞍,以示对长辈尊敬。可是,周振国到了村头却没有下牲口,摇头晃脑就进了村。好巧不巧,正好被他娘舅看见了。他娘舅早就看不惯他那种“小人得志”的轻狂气,现又见他如此无礼,顿时火冒三丈,上前一把将其拉下牲口,又随手把一盆水泼在驴腓上。村里人也围上来,七嘴八舌把他好一顿斥责。

可万万没有料到,周振国已被皇帝的宠幸冲昏了头脑,迷失了自我,哪里还受得了这般委屈。当看到老百姓在赶庙会、唱大戏时,他便眼珠一转、心生毒计,骑着毛驴“嘚嘚”地直奔宁海州衙,告诉知州耿家庄老百姓在聚众造反,望官府派兵镇压。知州知道周振国乃四品朝廷官员,不敢怠慢,立即派兵丁前往侦探。兵丁们来到“福仙口”,站在山梁上向下一望,果然见村里旌旗招展、鼓声震天、人头攒动、熙熙攘攘。兵丁们不知是在赶庙会、唱大戏,也没下山近前打探清楚,便以为真是百姓聚众造反了,就急火火地回州衙禀报,知州立即派兵血洗耿家庄,令好多无辜百姓丧命兵丁的刀枪之下。

从这开始,耿家庄与周家疃结下了血海深仇,并把不与周家疃结亲作为祖训,世代相传。此后几百年间,他们村的闺女从没与周姓人家结过亲。“耿家庄闺女——不嫁姓周的”,也随之演变成了一句常用俗语。

作者注:文章素材源于2001年《龙泉镇志》修订版之“民间传说”篇。

往事如昨

喇叭裤

王丹星

20世纪70年代末,一种低腰短裆、包臀、裤腿形似喇叭的裤子,开始在烟台街面流行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穿喇叭裤的大部分是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和小姑娘。刚开始,我对喇叭裤并没有好印象,与正统的筒裤相比,它显得过于怪异,过于张扬。那时,风传有不少地方,穿喇叭裤的人走在街上,被当成“奇装异服”剪了裤腿。尽管如此,可这毕竟是一股潮流,随着时间的推移,穿的人越来越多,时间久了,也就看惯了,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

我家姊妹五个,我是老大,下面还有四个妹妹。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家里的老人,他们都是特别传统的人,从小给我们灌输的都是那些正直、老实、诚实等道理和规矩。作为女人,要孝敬公婆、勤俭持家,而在衣着打扮方面要朴素、朴实,不能过于花哨,也在教育的菜单之上。当然不光是我们一家,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接受的基本都是这样的教育。喇叭裤在那些老人眼里,被当成了不正经,当成了洪水猛兽。不说别的,就单说喇叭裤的裤门,不像通常女式筒裤那

样位于裤子的左边,而是在裤子前面。这一点最扎姥姥的眼,我常听她念叨:“像穿了条男人的裤子,像什么样子!”

1981年,我家五妹就业到了烟台自行车厂。五妹年龄比我小一句,那年刚满17岁。她年龄小,看到周围全是穿喇叭裤的小姐妹,禁不住诱惑,瞒着家人做了一条。家里老人虽然这也看不上、那也不顺眼,但做也做了,穿也穿了,况且满街的小青年都穿这种裤子,人家也没掉一块少一块的,因此埋怨几句,也就认了。随后,几个妹妹也先后穿上了喇叭裤。于是她们开始撺掇我,让我也穿,还夸我是能走的衣服架子,但我认为自己快30岁的人了,已结婚生子,不能跟小青年比,并不为所动。

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,是我的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闺蜜。她当初恰恰是批判喇叭裤最起劲的人。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没过多久,她居然也穿上了一条喇叭裤,而且是条红色的,甚是突兀显眼。但不得不说,她穿上之后,奇迹出现了:本来矮胖的身材显得细长了一些,整个人也显得比原来年轻。

报废的风险,实在看不好也可以重新改回去,但带来的问题是,裤脚不如原来的下垂。

那时,我家还没有电熨斗,但有一个火熨斗,熨斗前端是一块三角形铁头。为防烫手,后边铁质的握把比较长,这把火熨斗有点像当时捅煤炉子的火钩子。过去,我们姊妹的衣服和鞋帽都是姥姥手工做的,一般都不烫,如果衣服实在不熨帖了,洗了以后再“浆”一下,衣服便立刻变得挺括,如果衣角裤腿的沟缝太皱巴了,才会用到这把火熨斗。用时,要把熨斗先放到炉子里烧一会儿,为怕把衣服烫坏了,姥姥还会把用水浸湿的手绢或布放到被熨的衣料上面,或者口含凉水,照衣料上喷一喷,火熨斗往烫得衣服一“嗞拉”的,直冒蒸汽。我翻箱倒柜把火熨斗扒拉出来,烫了好一阵子,也没见多大效果,裤脚依旧发翘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喇叭裤被那种裤腿窄窄的筒裤,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“鸡腿裤”所取代。从兴起到没落,喇叭裤在中国也不过“火出圈”十几年,当年穿喇叭裤的人,如今大部分已经是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年人了。而对我个人而言,喇叭裤对我的审美取向乃至人生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